



真情驿站
Zhenqingyizhan

墙角的蔷薇

□刘俊韬

这一丛粉红色的蔷薇就长在墙角里,离地面约一米高砌起的一个长条形花池,几株蔷薇郁郁葱葱,枝条漫过铁质透绿花墙,如瀑布般垂下来,两米多高而后垂至地面,枝条茂盛而不繁杂,叶色碧绿青翠如洗,数不清的花朵簇拥于枝头,就那样恣意地绽放着。尽管这里是背阴处,丝毫没有影响它们的盛开;尽管每一朵花只有两三厘米的花径,花香浓郁沁人心脾。

我被墙角的这一丛蔷薇实实在在地惊到了。菏泽百姓爱花者甚众,在中国牡丹之都的街头巷尾、住宅小区,牡丹、芍药、月季随处可见,可以说国色天香的花都菏泽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花城。印象最深的,当属人民路上隔离带里整棵连片足足一两米高的月季树,一棵月季树上竟能开出三四种颜色的月季花来;也曾看到这瀑布般的蔷薇花丛,从临街的透绿花墙里探出身子,用它们或红或白或黄的笑脸为这座美丽的花都装点出姹紫嫣红的春天。但眼前的这一丛,却是我从未见过的,令人振奋,在我见到它的第一眼时,仿佛给我历经数月居家防疫而变得慵懒的身心注射了一针兴奋剂。每一朵花都是那么眉清目秀,精神焕发;一簇簇聚在一起,似乎在召唤我也加入

它们的行列,绽放生命的光彩。

我在花前静静地站了足足有10分钟。用温暖的眼神抚摸那一朵粉红,大口大口地呼吸着它们浓郁的花香,陶醉在那一片花丛里。

春天要来,谁也阻挡不住;花儿要开,无惧风吹雨打。我们每个人不都像这墙角的蔷薇吗?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14亿中国人一夜之间全都变成了护家卫国的“战士”——战疫勇士。在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每一个华夏儿女都严阵以待,在看得见、看不见的地方默默地守护着自己的家园,同舟共济、众志成城,抵御着严寒和病毒,静待抗疫胜利的春天。每一个华夏儿女都是一朵美丽的蔷薇花,历经近三个月的全民战疫,当战胜胜利峭的春寒和肆虐的疫情之

后,14亿兄弟姐妹绽放笑脸、心花怒放,如眼前这从蔷薇般用大朵大朵的灿烂感恩祖国、歌唱春天!

是时候绽放自我,锐意进取了。疫情来临,我们不得不按下了暂停键;疫情过后,我们必须按下快进键,把耽误的时间追回来。而不是习惯于疫情期间的慢节奏,将我们已然迟滞的工作、生活进程继续迟滞下去。

微风吹来,墙角盛开的蔷薇争相与我挥手作别。

重新融入城市的车水马龙,复工复产复商复游复学的菏泽已经驶入了快车道,我当然也要加快速度,去追赶、去超越……

糖 糕

□王益华

糖糕是菏泽一带的地方小吃,清晨傍晚时分,在菏泽的街头巷尾经常看到炸糖糕的小吃摊,看着摊主娴熟地和面、包糖、油炸,很快一个个金黄色诱人的糖糕出锅了,趁热,轻轻咬开糖糕,油炸后的面香,加上白糖的甜,甜里带香,香里弥漫着甜,是菏泽人喜欢的美食。

听爹娘讲,我小时候最爱吃的就是糖糕,50年前的农村,那时家里基本没有油,白面也很少,每逢集,爹就步行到离家三里的集上,小心翼翼从棉布衣口袋掏出平时舍不得花、皱皱巴巴的1毛钱,买两块刚出锅的糖糕,爹舍不得吃,为了能让我吃上热乎乎的糖糕,将糖糕用毛巾包了又包,总是快步往家里跑。我坐在门槛上,吃着爹刚买来的热糖糕,香甜可口,那是天下最好的美食,爹娘静静地、慈祥地望着我。吃剩的糖糕,娘放了又放,留了再留,给我加热后,再吃一顿,那时的爹娘,由于生活的贫困,充满了艰辛与无奈!

后来家里分了责任田,生活条件好了,家里有了面,有了油,吃顿糖糕不再是奢望,每逢过

节,爹娘就张罗着炸糖糕,每当此时,我倚在厨房门口,看着袅袅炊烟,闻着淡淡的油香,眼巴巴看着糖糕上下翻滚,迫不及待等糖糕出锅,我多想快点吃上那香甜的糖糕,但此时,爹娘总是说,快给你爷爷奶奶送糖糕去。尽管幼小的我心里极不情愿,但慢慢地,从爹娘的一次又一次言行中,我耳濡目染,慢慢懂得什么是爱,什么是孝!

时光匆匆,光阴荏苒,爹娘已是年逾古稀,走路不再敏捷,眼花了,耳背了,牙掉了,背驼了。每天下午下班后,我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买上几块热糖糕,尽快给爹娘送去,爹娘笑嘻嘻地品尝着我刚买来的热糖糕,是高兴,更是欣慰,我静静看着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看着他们高兴地吃着糖糕,慈祥的脸庞布满了皱纹,我深深知道,他们老了,他们需要呵护,需要关爱,需要陪伴。

多少次梦回老家,坐在老屋的门槛上,吃着爹刚从集上给我买来的热糖糕,是美味,更是回味!多想再端着热乎乎的糖糕,给爷爷奶奶送去,让他们品尝,但爷爷奶奶已驾鹤西去,他们已无法享受糖糕的香甜,留给子孙唯有思念,唯有遗憾!

一块小小糖糕,在我们家,传承着香甜,传承着爱,传承着情,传承着孝……但愿世世代代,子子孙孙,爱无限,情永在,孝永恒!



人间物语
Renjianwuyu

樱 花

□崔中华

你生活的小城许多年前是没有樱花树的,那时候对你来说感性的樱花只留存在一些电影画面、图片和文字中。

富士山、和服和樱花是日本的名片,白雪覆盖的富士山下,粉色的樱花在绽放,樱花树下穿着和服的日本女子,以同样柔美的步履来回应樱花绽放的柔软。

你生活的小城关于樱花树的记忆是在那条华英路上,路的两边和靠近路边的一个小公园种上了樱花树,刚刚种上的樱花树还很孱弱,但孱弱的枝条上却开出了粉红色的花朵,照亮了春天一条马路的黯淡。

樱花树一年一年长大,长大的樱花树在春天开出炫目的花朵,让行人驻足,让一条马路在春天溢出浪漫风情。

你喜欢一个人沿着开满樱花的马路边散步,一个人走进那个小公园,走进樱花树林。

那是一场春雨之后,雨后的天气变得无比晴和,你在干净的空气中听见了鸟鸣,你在鸟鸣声中去了那片樱花树林,正午的阳光暖意十足,樱花树林空无一人,只有满树的繁花和满地的落英。

一阵微风,樱花树上的花瓣随风飘零,飘落的花瓣体态轻盈,粉红色的蝶舞,让你想起电影《东邪西毒》中桃花林的落英缤纷。风把飘落的一些樱花花瓣吹到通往樱花树林的甬道上,砖铺的甬道在雨后干净而潮湿,粉色的樱花花瓣堆砌在淡青色的甬道上,你踩着粉红色的流水一路走过去,甬道两边的小叶黄杨绿意葱葱。

你走进无人的樱花树林,一株挨着一株的樱花树用粉红色的花海遮蔽了你头顶的天空,零落的花瓣是粉红色的雪片,遮盖了树下潮湿的土地。

树林里满地是粉红色的堆积,鲜丽的色彩紧贴着大地绽放,因为一株挨着一株的樱花树上依然是

满树繁花,粉红的色彩还在樱花树上恣意流淌,满地的落英才没有让你感觉花寒的冷意。雨后和一片樱花树林不经意的邂逅,恍惚间走进了陶渊明的桃花林: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陶渊明一千五百多年的桃花林和你眼前的樱花树林在春天相逢,交相辉映,恍如仙境。

桃花谢了春红,花寒的寓意是春天花朵零落的最终宿命,也是古往今来惜春伤春的情感依托,南宋那位多愁善感的女词人李清照在昨夜的雨疏风骤中,残酒在浓睡中也无法消去。那位懵懂无知的卷帘人,哪知晓“几点催花雨,风定落花深”的季节变换,更无从洞晓词人内心深处“绿肥红瘦”的感伤喟叹,所谓的“海棠依旧”,只不过是卷帘人的自说自话。

你在一首名为《花寒》的小诗中写道:樱花零落/谓之花寒/一位不知名的日本诗人/在春天和春天之后的季节里/喃喃自语/春天已经来过/春天已经走远/你在春天和春天之后的季节里/感觉牡丹花/当然,还有月季花和蔷薇花/零落。

因为时间的久远,你忘记了写这首小时时的心情和场景,也忘记了那位日本诗人的名字,但你记住了他所说的花寒是樱花零落的宿命,曾经含苞过后的徐徐绽放,雪白粉红的花瓣美得让人窒息,之后的零落,是高潮过后的谢幕和谢幕之后的冷清,那位诗人的喃喃自语如恍惚中的梦魇,在樱花零落的季节风一样掠过,了无踪迹。